

崇明杨瑟严的故事

□ 柴焱熊

二、杨瑟严的人物形象： 复杂多面的民间智者

机智人物故事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口头文学瑰宝，它以主人公的智慧与谋略对抗强权、伸张正义，兼具娱乐性又有思想性。在崇明地区，杨瑟严的故事已经流传了数百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几乎家喻户晓，并辐射至上海浦东、宝山及江苏启东、海门等地。与新疆阿凡提的幽默滑稽、浙江徐文长的诙谐风趣不同，杨瑟严以讼师为身份，凭借精通律法的专业智慧与市井谋略，成为底层民众对抗不公的“民间讼师”。

要说起来，杨瑟严故事的最大特点并非是单纯的虚构产物，而是历史原型与民间创作的融合。崇明地区的群众都知道，它的原型为清代崇明秀才杨舜年，一个出身贫寒、科场失意，以教书与诉讼为生，愤世嫉俗、为民伸冤的人物，他是民众口中的“箭垛式”人物，在他身上汇聚着各类智斗故事。这些故事既反映了清代雍乾年间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也寄托了百姓对正义与智慧的期盼。2012年，杨瑟严故事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本文从故事的生成背景、人物形象、叙事艺术、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等几个方面展开一下分析。

一、故事的生成背景与原型溯源

(一)历史背景：雍、乾年代的底层困境

杨瑟严故事诞生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暗流涌动，土地兼并加剧，地主豪强与腐败官吏勾结，底层百姓饱受欺压，有冤难伸、有苦难诉。崇明作为江海孤岛，交通闭塞，经济以农耕与渔业为主，民众生存环境更为艰苦，对“正义守护者”的渴望十分强烈。

此时，雍正年间讼师制度的实施为杨瑟严故事提供了产生的条件。讼师在民间司法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精通律法、善于讼辩，成为百姓对抗不公的一个依靠。当然也有部分讼师唯利是图、颠倒黑白，被民间百姓称之为“恶讼师”，而杨瑟严在长江口一带的故事中，则被塑造为“善讼师”的代表，成了民众对理想讼师的想象化身。

(二)人物原型：从杨舜年到杨瑟严的艺术转化

历史上的杨瑟严原型为崇明秀才杨舜年，居住在今建设镇富安村，他出身贫寒，在族内人资助下读书。但其仕途并不顺畅，屡试不第，只能以教私塾、帮人诉讼为生。

由于他一直生活社会底层，目睹民间民众的苦难，在代人诉讼时愤而与官府、财主、地痞对抗，专为百姓打官司，因此虽然成了权贵眼中的“恶讼师”，却深受民众的爱戴。

在民间口头创作中，杨舜年的形象逐渐被艺术化、传奇化，演变为“杨瑟严”（亦作杨瑟岩、杨圣严）。民众还将各类智斗故事、诉讼奇案汇集于他一身，使其成为“箭垛式人物”——即众多传说与事迹集中于一个人的文学形象。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张冠李戴，而是民众基于现实需求的精神建构，他们将对于正义的渴望、对智慧的崇拜投射于这一人物身上，使其从历史人物升华为民间文化的一个符号。

(三)地域文化：崇明沙洲民俗的孕育

崇明岛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沙洲文化”，影响着杨瑟严故事的风格与内容。先时，崇明民众以农业、渔业、盐业为生，形成了勤恳务实、坚韧不拔、机巧智慧的性格。杨瑟严故事中展示的谋略，大多贴近生活，源于实践，充满了市井气息。同时，崇明方言的运用、海岛生活场景的呈现，更使故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崇明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正义与智慧的化身

杨瑟严最鲜明的形象是为民请命的正义性与足智多谋的专业性。他出身底层，深知百姓疾苦，不畏权势、爱打抱不平。他主要以智谋惩治贪官污吏、地主恶霸，为百姓伸冤雪恨。例如，面对恶霸欺压乡邻，他设计让恶霸自食恶果；面对官府滥捕无辜，他巧写诉状，诘难官家，为乡民解困。

杨瑟严的智慧并非单纯的小聪明，而是律法智慧与市井谋略的结合。作为讼师，他精通清代律法，善于在诉讼中抓住关键进行一击；同时，他深谙人性与社会规则，擅长用计谋、设圈套，让强者者陷入被动境地，实现“以智取胜”。这种智慧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有别于其他机智人物的纯粹幽默或风流才情。

(二)人物的复杂面向：二重性与民间性

杨瑟严并非完美的道德楷模，而是具有复杂二重性的民间人物，这也是其形象鲜活的一个关键。

一方面，他仗义执言、为民伸冤，是正义的化身；另一方面，他自恃才智、爱捉弄人，甚至偶尔还对百姓恶作剧，带有底层知识分子的“痞气”与傲气。例如，他曾因小事报复他人，或用计谋捉弄普通民众。正是这种“不完美”，使其更贴近现实，更具人世烟火味。

这种二重性反映了民间创作的真实逻辑：民众塑造人物时，既赋予其理想特质，也保留其人性弱点，使其成为“接地气”的身边人，而非高高在上的圣人。同时，这种复杂性也体现了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们既有反抗精神，又难以完全摆脱世俗局限。

(三)身份定位：诉讼型的机智人物

在民间机智人物谱系中，杨瑟严的讼师身份使其独具一格。维吾尔族的机智人物阿凡提，以宗教人士身份，用幽默与寓言对抗强权；浙江的机智人物徐文长，以文人身份，用才情与戏谑针砭时弊。而杨瑟严，则以讼师的身份，用律法武器与诉讼谋略匡扶正义。他的故事多围绕诉讼、断案、写状展开，司法智慧与逻辑思辨并存，是中国民间文学中少有的“诉讼型机智人物”。

三、杨瑟严故事的叙事艺术 与智谋类型

(一)叙事结构：短小精悍的喜剧性叙事

杨瑟严故事多为短篇叙事，情节紧凑、结构清晰，通常遵循“冲突发生——困境显现——智谋施展——正义实现”的模式。故事开篇往往呈现百姓遭受欺压的困境（如恶霸占地、官府滥刑、婆媳冤案），中间则以杨瑟严的介入为转折，通过其智谋化解危机，结尾以强者受惩、百姓终得伸冤为结局，形成完整的叙事闭环。

叙事风格上，故事充满喜剧色彩，以幽默、讽刺的手法展现智斗过程。杨瑟严常以看似荒诞、实则巧妙的计谋让对手出丑，引发人们的笑声，在欢笑中实现对强权的批判与对正义的歌颂。

故事采用口头文学的叙事技巧，语言通俗，崇明方言的运用，使人物对话生动，便于口耳相传。叙事视角多为全知视角，聚焦杨瑟严的智谋行动，突出其核心地位，使人物形象深入人心。

(二)智谋类型：多元融合的民间智慧

杨瑟严的智谋并非单一类型，而是融合了律法智慧、逻辑智慧、市井谋略、人性洞察等多种维度，形成独特的智慧体系。

1.律法智慧：作为讼师，他精通清代法律条文，善于在诉讼中寻找法律漏洞，抓住关键证据，以合法手段维护

百姓权益。

2.逻辑智谋：擅长逻辑推理与辩证分析，在断案中通过细节推导真相。

3.市井谋略：贴近生活、实用性，利用社会规则与人性弱点设计计谋。如利用恶霸的贪婪、官吏的虚荣，设下圈套让其自投罗网，无需暴力即可实现目的。

4.心理智谋：洞察对手心理，精准把握其弱点。面对贪官，他利用其怕丢官的心理；面对恶霸，他利用其好面子的特点，以心理攻势瓦解对手防线。

这些智谋类型在故事中相互交织，既体现了民间智慧的实用性，也反映了底层民众在封建体制下的生存策略——以非暴力、智慧的方式对抗强权，实现自身权益。

(三)几则经典故事介绍

1.《鞭驴断案》：这是杨瑟严断案的经典故事。一女子骑驴回娘家后自尽，其父母状告婆婆虐待，婆婆则喊冤，案件陷入僵局。杨瑟严受县太爷委托断案，他命人鞭打驴子，驴子受惊后跑回原主家，从而查明骑驴驴的真相，还公道清白，彰显其逻辑与实践智慧。

2.《巧写诉状救乡民》：官府滥捕无辜乡民，乡民凑钱请杨瑟严写状。他抓住官府“无凭无据抓人”的漏洞，在诉状中精准引用律法条文，措辞犀利、逻辑严密，迫使官府释放乡民，体现其律法智谋与为民请命的担当。

3.《智斗恶霸》：一恶霸强占乡民田地，杨瑟严设计让恶霸在文书上签字，却在文书中暗藏玄机，最终以合法证据让恶霸归还田地，展现其市井谋略与对人性的洞察。

四、杨瑟严故事的文化 内涵与精神价值

(一)底层民众的精神寄托：正义的民间想象

杨瑟严故事的核心文化内涵，是底层民众对正义的渴望与想象。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司法不公、强权横行，百姓缺乏有效的维权渠道，杨瑟严的出现成为他们的精神慰藉。杨瑟严通过故事，让杨瑟严代表自己对抗贪官、恶霸，实现现实中无法达成的正义，这种“精神胜利”虽无法改变现实，却能缓解精神压抑、获得心理满足。

故事中的杨瑟严，是民众塑造的“民间正义使者”，他的行为超越了个人利益，代表了底层群体的共同诉求。这种精神寄托，反映了民间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永恒追求，也体现了民间文学的社会功能——成为民众宣泄情绪、表达诉求的载体。

(二)民间智慧的集中呈现：生存与反抗的艺术

杨瑟严故事是民间智慧的百科全书，汇聚了底层民众在长期生存中积累的经验与谋略。这些智慧并非书本知识，而是源于生活、用于生活的实践智慧，包括对律法的运用、对人性的洞察、对社会规则的把握等。同时，这些智慧也是底层民众反抗强权的艺术。在封建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暴力反抗往往代价惨重，而以智慧对抗则成为更安全、更有效的方式。杨瑟严的智谋，本质上是民众在体制缝隙中寻找生存空间、实现权益的策略，体现了民间社会的韧性智慧。

(三)讼师文化的民间重构：善恶二元的价值判断

清代官方对讼师多持否定态度，将其视为“挑拨是非”的“恶讼师”，而杨瑟严故事则对讼师文化进行了民间重构。故事将讼分为“善”与“恶”，杨瑟严作为“善讼师”的代表，被赋予正义、智慧的特质，与唯利是图的“恶讼师”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重构反映了民间社会对讼师的真实认知：讼师并非全是恶人，他们可以成为百姓的依靠。同时，也体现了民间的善恶二元价值判断——以是否为民请命为标准，而非官方的身份定义，彰显了民间

价值观的独立性。

(四)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崇明沙洲的文化符号

杨瑟严故事是崇明地域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故事中充满崇明的民谚俚语、民俗、生活场景，成为崇明民众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讲述杨瑟严故事，崇明民众强化了自身的文化归属感与身份认同，使这一人物成为崇明沙洲文化的象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个体与群体。

五、杨瑟严与其他机智 人物的比较研究

(一)与阿凡提的比较：幽默滑稽 VS 律法务实

阿凡提是新疆地区的机智人物，以宗教人士身份，用幽默、滑稽、寓言式的智慧对抗强权，故事充满喜剧色彩与哲学思辨，侧重精神层面的胜利。杨瑟严则以讼师身份，用律法、逻辑、市井谋略解决实际问题，故事更贴近现实，侧重权益的实际维护。二者的差异，反映了西北游牧文化与江南农耕文化的不同特质——前者浪漫幽默，后者务实理性。

(二)与徐文长的比较：文人风流 VS 市井坚韧

徐文长是浙江绍兴的文人型机智人物，以才情、风流、戏谑著称，故事多围绕文人生活、艺术创作展开，充满文人气息。杨瑟严则是底层讼师，故事充满市井生活气息，侧重生存与维权，体现了底层知识分子的坚韧与务实。二者的差异，反映了江南地区不同阶层的文化特质——文人的风流与底层的坚韧。

(三)共性与差异：民间机智人物的共同特质

尽管存在差异，杨瑟严与阿凡提、徐文长等机智人物仍有共同特质：均为“箭垛式人物”，汇聚民间智慧；均以对抗强权、为民请命为核心；均以喜剧性叙事传递价值观。而差异则源于地域文化、身份背景、生存环境的不同，共同构成了中国民间机智人物的多元谱系。

六、杨瑟严故事的当代 传承与价值

(一)非遗保护：口头文学的活态传承

2012年，“杨瑟严的故事”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保护与传承的重点对象。崇明的民间文学工作者，通过收集整理出了杨瑟严这一人物的书籍和连环画故事文本，还编写剧本排演，开展讲述活动等方式，推动其活态传承。同时，借助新媒体平台（如短视频、公众号）传播故事，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民间文化瑰宝。

(二)当代价值：文化自信与智慧启示

在当代社会，杨瑟严故事仍具有重要价值。文化层面，它是崇明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智慧层面，其律法智慧、逻辑思维、生存谋略，对当代人处理矛盾、解决问题仍有启示；精神层面，其正义、坚韧、为民的特质，传递了积极的价值观。尤其是它的存在打破了民间文学界那种全国各个省市都有机智人物故事存在，而独缺上海地区的尴尬。

(三)传承困境与发展路径

当然，杨瑟严故事也面临着传承困境：年轻一代对传统口头文学兴趣减弱，故事传播范围缩小；传承人老龄化，传承力量不足。为此，需进一步推动故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将故事改编为绘本、戏剧、动画等形式，贴近年轻受众；融入地方文旅产业，打造文化IP；开展校园传承活动，培养年轻传承人，让这一民间智慧在当代焕发新机。



□ 坊间人

风雨人生、细节立世。细节决定成败，在最细微之处，在最不易被发现的地方，依旧能守好自己的底线，不违背善良与道德的人，成功是必然。所以，真正决定一个人高度的，除了天赋、运气，还有你是否把细节做到极致。

佛有普渡众生之修。其实人这一生，也是在“渡”。渡人、渡己、渡心。生命是一条长河，你是过河人，也是摆渡者。渡人，是一种胸怀；渡己是一种成长；渡心，是一种修行。渡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力量，渡是一份美好，更是一份希望。

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容易，但终究会过去。每一个今天都会成为明天的回忆。人的一生，没有谁事事如意、处处风光。在生活的过程中，你持一种平常心态，淡然而简单，轻松而自在。

瀑布的壮观是在没有退路的时候形成的，繁星的璀璨是在黑夜到来后弥漫的。生活的道路会遇到令人无奈的困境，甚至是绝境。绝境不仅仅是一场磨难，更是一种醒悟和升华。

人生不一定要赢什么人，但是千万不能输给过去的错误和愚蠢。必须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贫穷和衰老可以毫不费力，其他你想要的一切，都需要坚持和努力。

面对生命中相遇的每个有缘人和值得付出的事，应该从喜爱里面得到力量和快乐，并不断重塑自己的思维，打破思想的认知，反复塑造优秀的行为，养成良好的习惯，去打造一个全新的自己。

人生的起起伏伏是常态，世事的沧桑易变是常态。彩虹总在风雨后，坎坷总与成长并行。不管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拿出勇气、信念、自信来，并且坚持下去，所有坎坷，终将成为坦途。

与人为善、天地皆宽。毕竟给别人送花时，先闻到花香的是自己，向别人扔脏东西时，先弄脏双手的也是自己。无论说话还是做事，与人为善，就是与自己方便，不让人为难，就是给自己舒适。用宽容和给予创造的生活，怎会怕天黑无灯、雨天无伞？

人的一切都应该都是干净的，无论是脸面、衣着、还是心灵、思想，都应该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中更应如此。人生在世，不一定要富贵荣华、声名远扬、身价显赫、光环罩身，但一定要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一花一世界，一尘一缘。人和人的关系很奇妙，有缘的自会相聚，无缘的终难相处。缘深缘浅，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凡事随缘，不会徒生烦恼；做人随和，缘分自来。

对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易地易处，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顺眼。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真正成熟的人，往往会懂得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思考问题，然后再发表意见。